



八山十七水

——一个画家在骑车旅途中的絮话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八山十七水

——一个画家在骑车旅途中的絮话

黎 鲁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1 号

责任编辑	曹培雷
特约编辑	陆凤章
封面装帧	甘晓培

八山十七水

——一个画家在骑车旅途中的絮话

黎 鲁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.25 字数 255,000

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,500

ISBN7-208-02159-7/K·468

定价 12.00 元

弁 言

当友人问起“你为什么要骑车旅游”时，有时我会不假思索脱口相告：去追求一个画家的乐趣。

骑游是我的夙愿，也是一种快慰。骑游与坐车游览相比，虽说很累，但其中别有滋味，因为旅游的空间增大了，不仅可以享受点游之乐，更能享受丰富的线游。人文景观、自然景观不仅收在我的眼帘，印在我的脑海，也亲切地融入了我的画笔之中，生气盎然，这在画室里是无法获得的。一路骑游，自由自在，祖国的好山好水好地方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高大的尧庙、令人肃然起敬的舜墓、充满眼帘的大禹遗迹、神秘的伏羲坟等扑朔迷离的历史景点，以及充满当代生活气息的汀泗桥、瑞金、大巴山、大别山以及陕北红军根据地等，催促着我去追思追忆。

从1975年始作第一次跨省骑游，到1993年冬止，时间18年，是一种漫长的骑游生活。在漫长的骑游中，我记下了我所要记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。

本书收录了我从1980年到1985年间的六次骑游经历。第一篇《老缺游记》写下七八万字。第二篇也是七八万字，以后想尽量压缩，还是不觉写出四十几万字来，索性砍去一半，先出前六篇以示读者，让大家分享我的快愉。

愿更多的人们与我同行。

1995年10月

目 录

老缺游记.....	1
八山十七水	86
小赤壁小仙都.....	170
甘青五寺.....	191
东海滨的隆冬.....	205
北穿腹地.....	268

老 缺 游 记

(1980)

全没有星垂平野的博大气象，也欣赏不到月涌江流那种神秘风韵。说天像黑洞，不算夸张，群星大多隐退，留下稀稀疏疏残兵小卒，聊备一格。东方微露鱼肚白，复归黝深。霎时几座怪山头一晃而过。

就在万籁俱寂的当儿，少数依栏站立的游客中引起一阵细语。看！那项链似的明珠粒粒浮出，慢节奏亮堂堂，夜深千帐灯。唔，是啦，无疑长江大桥。沉默空气中陡然增加点喧嚷。

连天海气，照野江峰，荒廓灯火稠。这岂不是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吗！孟洒麾下，百战旌旗，陶使糖弹，十万健儿顷刻冰消，三十万屠城天庭泣号，怎如史阁部孤节。孙吴鬼脸、六朝裙屐、快雪时晴、一江春水；胭脂井娇魂，至今怕说韩擒虎；建文潜遁，德邻公只身飘零拉美，谁之过……

老缺正在胡思乱想，十来个乘客提着行李准备下船，他慢吞吞回到舱里，抓起放在上铺两只寒酸的人造革破包，随着人流而出。登上码头，极端重要的头一件大事便是到行李房去。

近在咫尺，人都散尽，剩下一名看守，房里空荡荡的，老远看到那久违两天的自行车，不慌不忙地领了出来。天已亮，想到这车将帮他干点什么什么，心中好自在。

这叫江边路，冷冷清清，根本没有生意，朝里一拐，是条狭小的街，路牌上赫然标出“大马路”，以上海标准衡量，实在是名不

副实，所幸很短，以免貽笑大方。前面那宽阔的建宁路，才算领教些南京的气派。刚过几步，瞥见一块白招牌叫“绣球公园”的闪过，狮子滚的绣球？绣球花的绣球？三姑娘抛向乞儿的绣球？老缺的毛病还是闲情逸致过多，积习难改。当过挹江门时，那长江大桥南边大路从高处一直斜冲下来，和建宁路正好是个交叉，他舍弃建宁路，沿着大桥南路转到燕江路上，右转弯为大庆北路，看那地图上印出一条宽阔大干道，实乃很狭很狭的乡下土路，两边为农田和菜地，一路未见任何路牌。地图给你制造错觉，又是一证。

此时红日初升，晨雾笼罩着迎面一堆丛林屋宇，湿润的田野蒸发出看不见的气体，顿感佳气葱笼，勃勃有生机。骑了一程，这里熙熙攘攘，行人和车辆往来如织，好不热闹。正该上班了，离中央门不远的地方，买了肉包子和油条饱食一顿。过迈皋桥，逐渐安静下来，只见青山澄碧，苍松红瓦，又一番景象，公路上的站名叫晓庄的，是老缺设计游历的头一处。

南京之行为平生第三次。他一贯遵守八小时工作制，倒也不曾找过理由来观光。直到工宣队带领全体人员参观某展览会，住过两天，宣布半天自由活动，暂对游山玩水不良倾向采取不闻不问，得游玄武湖一次；第二回松动了，1977年出差之余，虽说偷闲也算完成到此一游的宿愿。什么莫愁湖、夫子庙、天王府、瞻园、清凉山、雨花台，加上中山陵，连带灵谷寺、明陵、廖墓、邓墓、谭墓，等等等等，落得个痛快归去。这回从地图上发现晓庄两字，引起他的好奇。

提起晓庄，脑中不由得浮起阵阵曲调，《古庙敲钟录》作者不除庭草斋夫有歌词：

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
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

噢呀嘿呀呼嘿
锄去野草好长苗呀
噢呀嘿……

加上《迷途的羔羊》电影主题歌，混混沌沌一概揉进其钟爱过的曲子中，淳美之情有时也给人沉醉。其实人们不大提起这些。可是杨耳一篇《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意义》里面说些什么倒总想不起来，也再没人说起。

这老缺本姓阙，祖上给他起了个学名叫以经，字缘督。成年后，才知道庄周是个悲观厌世的反动哲学家，遂生出改换名字的念头，值强邻压境，受了《正气歌》鼓励，还记得好友批评老缺：“究竟你脑子少了一根神经还是多一根神经？”适得启发，将“以”字索性改为“一”字，向组织部门备了案，开明的领导无可无不可，他便自称老缺，以符民意，经此偷梁换柱，与原名便相迳庭。这阙姓虽不多见，和那鼎鼎大名的老残比起来，百家姓里面总算找得到。至于刘^①老先生——说他老先生也不妥，此时老缺即近花甲，而刘老先生在世不过五十二春秋，一则惊动老佛爷得发配西域，挤入历代冤魂队里；二则志士呼号排满，秋桐也、申叔也、子民也、炳麟也，一时人才，未得引为同调，背了黑锅，盛年早夭，可伤可伤！说起开创甲骨之功，承王懿荣师授，何论罗振玉、王国维哉；企业家排名也算得上头号人物；兼擅生花妙笔，蒙日日新闻主人向他索稿，显出岐黄治河音律多面手之长。人贵自知，自名老缺，再三声明绝非攀龙附凤。不过老缺也曾自忖：《老残游记》写酷吏，《徐霞客游记》考地壳，我老缺倒是个老老实实的游客呢。

① 刘鹗，清末小说家。著《老残游记》，喜收藏金石甲骨。因低价向八国联军购买其掠夺的太仓储粟，被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戍新疆，在那里病死。

这儿纯是田野，农民忙于翻地，紧靠路边是个略微洁静的普通小村子。老缺发现这家门口恰好有条石凳，面对青山沃野，不免径自坐下，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看到这头发高翘满脸络腮胡的陌生人，敢在家门口坐下，便凶狠地问：“你哪来的啊？”纯南京音。他妈妈忙陪笑制止：“别翁（问）仍（人）家。”才意识到自己的躯体已挪到了南京。拙于口才木讷如老缺者是极少开口的，再加上炼就的从容、散淡，照例用拈花式微笑来应付。他下意识地打开画具画下去，高空带紫，远山如黛，草堆和几间村屋的旁边是交错的树丛，土地正待种植，总之平凡已极。棕黑的泥块，明知它肥得出油，这点惭愧，表现不出，水平差得也无所谓，也许有些莫名其妙的情趣，也许那远山的厚重稍具魅力从而有了些自信。将结束这自得其乐的玩意，两个中学生跑来，看到石凳上的调色盒，还是满口南京话：“那边有个陶行知墓，好画。”“哦！远吧？”“不远，就公路那边左走，有小路好通。”

像老缺如此这般的作画，由来也并不久，不过二三年不到的时间罢了，他虽然也忝列某地美协会员，慢慢悟出自属智商不高，灵性特缺，登堂入室绝非轻易，便没有勇气参加活动，其画志不坚和心机不纯，由此可知，诸如什么对艺术的如醉如痴啦，什么执著的追求啦一类的品格，在他身上可说全然没有。这不能归罪“文革”。总之自认无天才，也许怕重犯 1959 年天津某作家说过“创作，需要才能”一类的错误，因为当时是全国共击的。

回到公路上，朝左一拐，上了小坡，果真有条土道，两边是浑身青皮疙瘩的粗树。推行一段路程，从静悄的小径里，迎面钻出一座怪山头，所谓嵯峨突兀者。这四周是几座不高的山峦，留下点晨间的湿润。当中出现一块清幽的平地，入口竖立着淡青色的牌坊，还有一座碑，上写“陶行知先生之墓 中国五十三人民团体公葬 沈钧儒题”。似乎有几位刚刚离去的尧化中学学生，留

下一个大花圈，满地落下残留的白纸花和署名某某部队祭奠的白绸条子，才想到刚过了清明。

墓地里不知那处走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，又是满口南京话，他带着老缺去看了另一座墓，那是陶行知夫人墓。“还有，你看！”小孩指着“陶宏同志墓 1915—1975”说：“陶行知儿子。”不会是戴局长吧？原来这小孩正在晓庄小学念书，他做了自我介绍，又说：“我们还有个晓庄师范呢。”再看那牌坊上的对联，上句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知”，下句“千学万学学做完人”。

陶行知是平民教育的倡导者，与他同时代的人晏阳初、梁漱溟也全力投入平民教育，只陶行知是个洋学生。陶行知的老师是杜威。陶行知把师训教育即生活、学校即社会打翻个身，所以在忠于老师衣钵方面太不如徽州老乡兼同庚胡适之。怪他不该五鬼中漏掉帝国主义大鬼，落得不够幽默，从而和豫才先生（鲁迅）走到一起来了，仅享寿 55 也相同；恩润先生（邹韬奋）要小些，年仅 49。这三人于成大功业后，再紧随新兴力量，赴汤蹈火、百折不挠、大仁大勇、巍巍中华魂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……小陵园内有碑为证：“一九三〇年为革命牺牲的校友们永垂不朽”，烈士名单胡尚志、石俊等十人，小孩对这碑的意思不大讲得清。可幸梁漱溟、晏阳初两先生都健在。

沿着和燕公路一直西南行，这一路有些上坡，大型运输车之多，接连不断，令人惊叹。充分说明生产任务繁忙，可惜也看到不少的车内，亦有携带私人用品一类，也为了生产？每念及此，有时不免会有些心惊肉跳的了。由中央路转入大庆路，路面宽阔，不论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都极宽阔，两边是望不到底的大雪松，好安静。骑在路上舒服已极，上海哪有这种绿化？哪有这种气派？每次从南京回上海，都认定南京的宽敞美，也是众口同声的。在一家饭店吃了水饺，酱油瓶为肉皮阻塞，醋瓶的残酱厚厚

沉积着，倒不出来，吃得很热，到了鼓楼附近某机关，浑身正出着汗。

鼓楼下侧不远为某机关。C同志正好在办公，见了老缺一脸湿漉漉的模样，马上倒了一盆洗脸水，再端上一杯浓茶，说是南京这两天特别的热，几天来为纪念鉴真和尚的事忙透了。他先陪老缺到金陵饭店210房间下榻，再一同拜访林老先生。

林老先生即林散之，为当代大书法家，老缺对书法一门向属门外汉，但也看出他的字是松而不散、柔而不软、挺而不硬、空而不断，笔意婀娜飘洒确有出仙之态，故其书法播名海内外，人称三百年仅有一之才。两年半之前老缺曾慕名拜访，只见八旬开外的老先生体形硕壮，正患重感冒，天气暑热，还是抱病接待。听说他写生八百余幅，尝谓多读书则富积理、换气质，多游历则开眼界、广胸次，二者合之俗病可除。信哉。可惜今日林老先生外出，老缺只好从小本子里撕张白纸留下一条：

散之老先生：今来拜谒未遇，打扰贵府，歉甚。素知先生擅山水，逸笔草草，功力深厚。尝从一杂志中见有先生连载长文，内插沿途写生稿，形神兼备。川陕道上险遇驻军，误当赤匪遭拘留，备尝艰辛，至感钦佩……（以下自不免提了几句有关公务俗事的话，从略）。

从林寓出来，C君始知老缺将骑车作长途游，给予高度评价，赞许他那敢作敢为的精神，并力表羡慕之情。

有了C君的赞许，就放松了警惕。因为在出发前，老缺一直保持沉默，从不透露意图，免得生出许多口舌。午前老缺就食于碑亭巷侄儿家。侄儿身躯魁梧，1961年参军，复员后一直任司机。当老缺陶醉于C君的赞许，不觉说出将要骑往滁县的意思，猛不防那粗壮的手掌一把揪住老缺瘦弱的上肢：“二叔，绝对不行！绝对不可以！这么大年纪可不是玩的，不能骑！滁县我去过，

尽是山地，不要说滁县，就是那长江大桥也够陡的了……”

果然意料中事，谁叫你多嘴，何况还有未见过面的侄媳在旁，老缺心想，糟……连忙吱吱唔唔的，企图蒙混过去“唔！唔！我只试试，没事没事……”“可不能骑呀！”侄儿又叮嘱道。

从侄儿家出来，暮色沉沉，充满醉人般春意，老缺又兴致勃勃地沿着山西路、颐和路以及三牌楼几处人家访友，所谈话题不外某画家闹宗派啦，邓大姐、胡耀邦的清廉啦，某高干为孙子准备了住房啦，社会主义是否只有一种所有制啦，华国锋如何啦……一些热门议论。

晨5点30分，老缺从金陵饭店门口沿着中山北路北上。虽说大半夜的失眠，但他还是精神十足地向着长江大桥驶去。

进入引桥，一直上坡，也不怎么吃力，暗自窃喜，这又有什么了不起。已是在两座巨型雕刻大门之间，看手表将近6点。一路平坦，正在浩淼的扬子江面上行驶着；总也产生不出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境界，自认太缺乏诗人的多愁善感。接着是下坡，心情怡然自得，又像是享用至高无上的乐趣。按说，他一向有着打破砂锅纹到底的或者文雅点说爱钻牛角尖的习惯的，可是偏偏他自己也弄不透为什么要骑车子到这里来。虽然精心策划好多年，怪就怪在根本说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不知道30年代有潘德明、侯仕贤诸先辈以及骑自行车从北京南下宣传抗日的钱伟长，加上由金华骑到赣州的青年李国豪……这都是后来知道的。只是1937年出版的《旅行杂志》厚厚的米色道林豪华刊物里，有一篇三名同济大学生从上海骑着自行车到合肥的精采描述，读了却留下些印象。这回老缺的出行计划已超过这三名大学生自不待言，正当车轮高度奔驰而显得乐不可支的当口，突听到“卜”的一声，车后夹着的破包掉了下来，连滚带转在桥面上翻了几个

圆圈。糟！里面新挤出来的颜料势必一塌糊涂！抬了起来夹到原处。6:15 进入江北。

马上感到气息和江南迥异，那浓浓的乡土气，一片澄明，麦子像是比江南更绿，绿得青蒙蒙。6 点 30 分，到达叫泰山新村的丁字路口，朝右是六合，朝左是浦镇，到浦镇的路面狭窄，人车拥挤。太阳已离地面好远，怎么却又悬在正前方？问了人，才知道糊里糊涂回到浦口方向去了，这一带的公路好似蜘蛛网，忙打开地图，知道问清东葛的路当属万无一失。随即到一家小店，店主惊讶地看看他，指着一条路说：“路是从这里走，你怎么好去，远得很呀！”再问了两次，人们几乎同样表示惊奇，感到自己有点近乎英雄色彩的啦。路牌标明目标为合肥，于是放心大胆骑去。

逐渐出平原，过了上上下下的陡坡，突入一个狭谷，只见两旁青竹茂林，绿荫笼罩，平坦的公路一下子夹于崇峦叠嶂之中，这地方倒有点不亚于九溪十八涧之美呢。7 时 10 分，进入浦口地区和江浦县的交界处，是个大陡坡，看到一个叫顶山公社的地方，通过一段风光绮丽的斜坡，景色又一变：大地辽阔、平坦、空旷，晴空下呈现出迷人的田园阡陌，河水是碧绿的，特别的碧、特别的绿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明净的水了，河上的桥名叫晓桥。在一片和煦春光下驰行，其乐融融，于不觉间到了东葛。东葛是相当长的大村庄，由此向西行 20 多分钟，到了西葛，这是南京市也是江苏省最边上一镇，镇不大，略有几家小店。

从西葛出村，随即入安徽。10:10 时抵达乌衣，凡经过津浦路火车的乘客不会感到这名字的陌生，它是靠浦口的最近一站。

猛想起在某县抓工业的老刘，他身躯高大，自幼被亲生父母扔掉而为姓刘的人家拣回，拣起的地方就在乌衣。日本人打进乌衣，一家人在上海当叫化，再回乌衣无处安居而在粪坑边栖身，所以一说起乌衣，就会想起老刘。现在乌衣虽然已收拾得干干净

净，但依然很小，房子还是世纪初式样，草房为主，谈不上繁荣，只因为是个火车站而称名于世。老缺一连喝了三杯茶，由于昨夜失眠：也许由于兴奋，也许由于金陵饭店有名旅客久谈不息，也许由于电视剧《大西洋那边来的人》一句主旋律飘来引起思家之情……遂形成大半夜不寐。手麻、膝酸、屁股痛、四肢无力种种感觉一并袭来，今天才第一天呢，竟然……出乌衣镇西不远，老缺决心停下，好在只剩下 20 公里了，顺便找块田埂坐了下来，打开调色盒，把乱七八糟的颜色调整，便以三刻钟的时间，将田间印象涂下。阳光净碧，蓝中闪金，那绿得无可再绿的麦苗占据了画面的五分之三，把三条田埂挡住大半，只剩下一条土黄大路，一排是几十棵嫩柳。只因这一画，说也奇怪，浑身产生出足够劲来，因精神抖擞而心情大悦。望春风，思浩荡，画家摄生以达高寿之境，此又一证。11 时越过担子街，还是一个纯农村味的小镇。

云雀上下飞翔，鸭子于池中呷呷浮游，时而传来远方男低音般的牛吼、羊的尖利哞叫，加上稍带烟熏味的泥土气，小毛驴迎面蹶行而过，悠然礼让，两边的树枝条吐出串串嫩芽，小溪镜子般清明，拖拉机在远方蠕动……12 点正到了滁县城。全程 60 公里。

一盆青蒜炒猪肝，加上 4 两饭，价 0.55 元，这是入市区马路左边同兴楼吃的。饱了，推着车子在马路上慢慢地穿过好几条大街，城东南隅多是新楼房，安静、宽敞。一些公共场所大多造得有气派。2 点钟后，找到地区文化局。

花纯儒局长、白振亚副局长都在。寒暄过后，转入业务正题，结果自然是相当融洽满意。只听花局长说：

“琅玕山的刻石中有唐刻，一块是大历年滁州刺史李幼卿的隶书，清代编的《滁州志》和《琅玕山志》和许多史书中统统漏掉了，其实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珍品。中唐有一块钱可复的字，章法

谨严，神韵生动，对研究唐代书法很有价值。

“至于欧阳修那篇《醉翁亭记》，是在任内写的，当时还不到40岁（正当盛年，先自称翁，古人心态如此，老缺想），亲自写了文字，刻于石上，引起轰动，据说拓者极多，为了拓石，库里的毡子都用光了。持有这种拓纸的，交出可代捐税（以今视古，实在不可想象，他又想）。正因为拓的人太多，碑石损坏，越来越浅。30年后，欧阳修的晚辈苏东坡又应滁人要求，重写了一遍，显出两代人笃厚之情。这时苏公已56岁，而且他也不止写过这一次，还有一幅草书，是后来的文彭亲自摹勒的，这石现在河南新郑。

“至于欧文的原碑哪里去了？至今还找不到下落，也从来没有看到它的拓片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苏书，并非苏轼所书的原刻，只是明代复制品。

“唐代大书家李阳冰，也曾有过刻石，曾为太守李幼卿题写过庶子泉三个字，现在也杳无踪影，极为可惜。文征明来滁州，写过不少诗，但找不到他的题记……”

两位局长表示明天派辆汽车送老缺到醉翁亭，老缺忙说不必了，大家这才知他今早由南京骑车而来，都感到惊奇。

晚7点多钟，所有的百货店、食品店敞开大门，土产有琅琊酥糖、滁县蜂蜜。电影院门口画着《蝴蝶梦》大广告，也和上海同步。他沿着小路走了多条旧巷，从正北街走到尽头。夜市馄饨皮薄肉厚，一大碗，售2角，是上海找不到的。

早饭后朝城南驶去。从十字路弯向西，向前再走一段，左边出现高高的长坡，老缺把车子往上推去，站在长坡上一看，壮哉！竟是一个大大的水库，所谓《滁州西涧》者，那著名诗篇的原型如此坦然无遮掩的全部露了出来。他跳到水库旁舀了一瓶水，到岸边画下去。今天是略呈暗灰色的天宇，主色苍苍，透出稍微点点赤味，云层上闪出的光亮，照射到四散的水面上，晶莹多彩。水与

岸的漫长交界处，呈现出弯弯曲曲的线条，水面上露出大大小小的棕色岛群，和韦应物那首诗的境界绝对不一样：无树、无黄鹂、无幽草、无野渡、无舟船，唯有茫茫的天和水，老缺得以在此独占一小时，因为这地方竟是静悄悄阒无一人。

西涧正南平静的公路上出现了岔道，往左是朝全椒的大路。往右是向醉翁亭的路，略微向上骑，不算陡，这一路红树青山，郁郁葱葱，上下绿色无涯，顿时心胸舒泰。穿行苍松翠柏间，有点像上天竺或岳麓的味道，又有点像北京西山。林愈深，绿色愈浓愈密。右手是弯弯曲曲的清流，密林中骑了一阵，环境突然开朗。右山腰内出现小小的广场，场上堆放着好多辆自行车。原来这几天正是踏青季节，城里学生成群来游山了。

醉翁亭是一个大庭院，处于小盆地之中，粉白色围墙与院外隔绝。墙外清晶的小溪流淌。啊！见一座石桥，周边莓苔藤条，古趣盎然，这叫薛老桥，近处有一池泉水，正是《醉翁亭记》所称的酿酒之泉。院门口朝北，长形，不过容二三人进出，上五六级石阶，门顶青瓦檐，甚小，显出平易，没什么威严。

整个色调为绿与白，亭院内外尽是参天大树。院内的亭、台、堂、斋、祠一类建筑全是青瓦白墙，近杜甫草堂风味。有个四四方方的大亭，顶为大盖状，有正有侧，四角翘起如振翅欲飞，说它“有亭翼然”也算精确。它的位置在大门进入不远的梅台之侧。四周设长座椅，构造普通。亭边有一大块斜侧的石碑，上刻篆书“醉翁亭”三字，这就是本庭院的主体建筑。宋代庆历年间有过一番动荡，所谓庆历改革。欧阳属改革一派而遭受过排挤。醉翁亭自有浓厚的政治气，其实哪一处名胜不能考出它的时代沧桑呢。反反复复，有点大同小异。

亭以北为二贤堂，二贤或指欧苏，也有别议。一旦成名，一切易趋附会。再西为宝宋斋，有欧文苏字大碑，分几块竖立，下部漫

逸，因历年不断敲拓，只见幽幽发光。这才是名副其实的“二贤”！苏字丰腴，有人把他的字说成石压蛤蟆。作为长辈的欧阳修有评语曰：小儿眼睛。使人想到那左顾右盼、跌宕飞动的某种不安之态。故自认天真烂漫是吾师。他自谦说不善作大字，其实这碑五百字，每字十厘米见方，碑高二百三十厘米。墨气凝聚，字字神采，够大够美，也属规矩的正楷。老缺不免感动得出神，几乎潸然泪下。

过宝宋斋前行是古梅亭，碧绿的水池上，可以见到老梅的倒影，苍老婀娜。稍上高坡有高台，原称玄帝宫。再行，是连绵着的一个个小院落。意在亭、影香亭、怡台、览余台等等左右错落地安置于院内。有一“醒园”，醒是为了配醉，一再表现出土大夫的雅而又雅。出后门，入一小坡上，不觉来到人烟稀少处，这是什么？走近一看，是密密地安放着一堆堆的新坟，坟前皆树碑，其中一个特别大，有好多层的台阶，为高级别，每块墓碑前刻着官职官阶。

走出醉翁亭，回到大门外满排着自行车以及人群的热闹地面。只有不收粮票的蛋糕可售，那是标着“知青”牌子的小摊，再买一杯带桔味的水，权充午餐，于是慢慢步行上山了。

两旁是参天古木，多属槐、榆、柳、杉，也有高松翠柏以及不知名的常青高树，地下是露于杂花野草中的大石，绿荫漫天笼罩。布谷争相啼叫，脆如铜铃般的声音应是黄鹂，“上有黄鹂深树鸣”，整个世界充满生机。道路宽阔，并不陡削，后悔不该把自行车锁在醉翁亭门口，不是说，“环滁皆山也，其西南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……此琅琊也”。那么这算西南诸山了，可是如履平地，不论骑上去或是推上去，都会在下山时获得轻松的。这时突见左手半山腰间高悬一湖。湖呈圆形，清平如镜，如漱玉露，一棵棵水杉倒影挂在淡青的湖面上。不远，久仰的琅琊寺在